

三剑客

SANJIANKE

李迂 © 著

难忘的
60年代



東方出版社

三剑客

SANJIANKE

李迂 ◎ 著

难忘的
60年代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薛 晴
装帧设计:艺和天下
版式设计:刘太刚
责任校对:阎 宓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剑客/李迁 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7
ISBN 978-7-5060-5052-4

I. ①三…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60621 号

三 剑 客

SAN JIANKE

李 迁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0.875

字数:320 千字 印数:0,001-6,000 册

ISBN 978-7-5060-5052-4 定价:28.8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序 历史时空场域的差异书写

对于走过六十年代的中国人而言，有太多难忘的记忆，尤其是那一段“史无前例”的“文革”岁月，已作为民族的记忆沉淀为“集体无意识”，在当代作家的“文革”叙事作品中，不断地变化着各种叙事方式将那段远去的历史拉近，不时地触碰冰山的一角，以展露那似乎已被淡忘的神秘的历史时空的真实场域。当中国历史发生斗转星移之后，有关“文革”叙事的作品，无论是“伤痕”的呈现，还是“反思”性的讲述；无论是直接经验的政治控诉，还是对“文革”成因的深层追问，均已构成对历史理性叙事的风景。李迁先生新近创作的长篇小说《三剑客——难忘的六十年代》就是以“文革”中北方某高校为背景，叙写了十年“文革”中高校发生的一切：从“我的一张大字报”到红卫兵“武器的批判”；从教授被游街批斗到下乡劳动改造直至返城重新走上讲台，可视为中国高校“文革”历史图景的浓缩版。其中以亲历性、写实性和深刻的理性追思突显出对那段历史时空场域的差异书写，进而使这部作品呈现出多维度的审美特质。

一是在平实与简约中求新。有关“文革”的叙事并不乏写实性的作品，但“文革”叙事是人们既熟悉又难以驾驭的题材，言其熟悉是因为“文革”是一代人甚至影响几代人刻骨铭心的记忆。难以驾驭是因为同类题材的叙事作品众多，若想出新并非易事。尤其是全景图式的叙写若把握不当极易导致雷同化或经验化的复制。然而，李迁先生的这部长篇小说则在突显亲历性特征的前提下，人物情节主线明晰，辅线简约，历史

背景广阔。虽然重点叙事在“难忘的六十年代”，但其笔触上可至五十年代中期，下可抵“鲜花重放”的历史性的春天。作品对历史事件的勾勒用笔简约，疏密有致，以谢以简、欧阳老、苏斐洛“三剑客”为中心的人物刻画生动形象，耐人寻味。有的仅几笔勾勒，便将一个人的性格特点栩栩如生地刻画出来。如对欧阳老的一段描写：

批斗会刚完，牛鬼蛇神准备起来。还是那个红卫兵跑过来，问欧阳老：“老头儿，跪在地上是什么滋味？”

“俯首甘为孺子牛”欧阳老答道。……

这简短的回答又无不渗透着作品无尽悲情于其中，一是历史的悲剧性，使整个世界发生了颠覆，是非颠倒、价值混乱，权力与政治共谋的效应；二是当时不可一世的貌似革命小闯将的红卫兵，部分已充分暴露出人性恶的异常膨胀，私欲、破坏欲与无道德意识无限泛滥，多数人则在浑然无知中成为某种政治和权力交锋的牺牲品并沉醉其中；三是欧阳老一语双关的回答不仅表现了教授的诙谐与黑色幽默，并见出在逆境中的机智抗争，更透视了其悲惨遭遇背后潜隐的巨大的民族灾难——人性的丧失、文化的浩劫……

在许多人眼里，“文革”是一场恶梦，一些人更不愿意去触摸那个伤痛。也为了避开一些敏感的话题，作者将小说命名为“三剑客”，在这似乎充满武侠小说想象的题名中将人们带入那久远的岁月。更重要的是在一个非常的历史时期，在自身难保的艰难时世中，这三剑客的不乏剑客的豪侠仗义，他们既保有知识分子“激情岁月”中“长歌吟松风，曲尽星河稀”的雅兴乐观，更有“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司马迁语）中的相互扶持。不可不谓另一层面的“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作品在平实的叙写中令人感受到人性的光芒始终在他们身上闪烁着。

二是作品中隐含作者的理性追思。《三剑客》在看似真实作者线性的表象化的审美倾诉中隐含了作者对那场文化浩劫和暴力革命的深层的理性追思。艺术贵在含蓄。作品几乎通篇看不到对那段历史直白的陈述或

否定的批判语式，但那一幕幕生动场景的再现，又无不是一篇篇深刻历史反思的檄文。作品的亲历性和纪实性特征的确令人震撼，确实收到了“形象大于存在”的艺术效果。面对作者笔下的“炼狱”场景，人们无不在发自内心地追问：中国为什么会发生这场浩劫？他与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文化有何内在的联系？历史会重演吗？如何避免未来出现这样的“炼狱”？这些都是作品所隐含的作者与读者之间产生的隐蔽的交流。更值得关注的是作品通过非常时期各种人物的描写展现了人性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更重要的是当我们面对全球化的趋势，置身于信息社会的现实，如何做一个表里如一的现代人，如何重塑我们的文化形象，如何塑造人自身的形象，这一切无不是作品促使我们进行的理性思索。当那段历史诸多的神圣化被消解之后，人们确实需要对那场“文化浩劫”进行深刻的文化反思，近百年来，中国人为什么不断地成为各种名目下的“试验品”？导致“文革”出现的深层的历史文化原素是什么？如马克思所言，“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认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反思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现实。荷尔德林说“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句话对我们而言是现实的写照，还是较遥远的理想？人仅置身于现代化的设施中是否就可言说“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否！人只有摆脱了依附性的存在，获得以物质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与自由，即按马克思所说，“人只有自身获得了解放”，才可言其“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三剑客》丰富的思想艺术蕴含，让我们意识到那样的期待并不遥远，我们正行走在路上……

何青志

2012年3月12日午夜于长春

目 录

contents

序 历史时空场域的差异书写	001
---------------	-----

上 部

第一卷 一九六六年春天

第一章 沈从文	003
第二章 零下四十度	008
第三章 禁行令	016
第四章 今晚就结婚	021
第五章 苏斐洛	030
第六章 江东老叟	038
第七章 本命年	043
第八章 三剑客论《三剑客》	050

第二卷 暴风骤起

第一章 奇异的大字报	057
第二章 街上好热闹	063
第三章 阎王殿	070

第四章	“阿斐何辜?”	076
第五章	一场论战	081
第六章	女将付红军	086
第七章	原罪	090
第八章	飞机在学院上空盘旋	098
第九章	除夕的早晨	103
第十章	逃亡者	110
第十一章	未名湖旧梦	116

第三卷 炼狱

第一章	好婆	124
第二章	这一伙嫌犯	133
第三章	野人，野人！	145
第四章	世外桃源	154
第五章	炼狱	162
第六章	最是伤心处	170
第七章	欢舞与呻吟	176
第八章	我们的孩子	183
第九章	夫妻本是同林鸟	189
第十章	滔滔松花江	194

下 部

第四卷 莽莽西满草原

第一章	你是志愿军吗？	205
第二章	黑洞	209
第三章	疯小伙	214

第四章	三剑客重聚高台子	219
第五章	宣传车来了	225
第六章	插队桦树村	230
第七章	原来到处都一样	235
第八章	夏夜的草原	242
第九章	儿子（一）	249
第十章	儿子（二）	255
第十一章	我早就想修理修理你了！	259
第十二章	返城之路	264

第五卷 天问

第一章	惊风	272
第二章	离婚	277
第三章	南泡子	282
第四章	探视欧阳老	289
第五章	白桦树林	295
第六章	阿波利奈尔	300
第七章	老剑客之死	306
第八章	两地书	311
第九章	天问	319

尾 声	327
-----	-----

后 记	336
-----	-----

三剑客
——难忘的六十年代

上部

第一卷

一九六六年春天

第一章 沈从文

已经是四月了，西满草原的风沙渐次减少，天蓝得扎眼，几只麻雀不时叽喳地从窗外的杨树飞落到教学楼二楼的窗台上，蹦跳着，扑打着，不一会儿，又飞回缀满嫩芽的枝头上。谢以简看了看讲台上的手表，第四节课还剩十几分钟了，他刚刚讲完郭沫若这一章，接着讲下一章五四时期的其他重要作家太仓促。那么，再讲点什么，凑凑时间？他还在犹豫。低头看见前排一个浑圆的脸庞，那一对大大的黑眼正直视着他，这是少女特有的一种注视人的方式，似乎在热烈期待着她们深深喜爱的老师会最后讲一个什么题外有趣的故事。

这个同学叫付文慧，哈尔滨一个老工人技师的独生女，中文系的优等生，梳两根又长又黑的辫子，用两条紫色缎带结扎，显得极其整洁、耀眼，这使他想起了《边城》里那个灵魂里渗透着山青色的老渡工的外孙女——翠翠，听到她天真、欢快的呼叫声：“爷爷，你听我吹！”

“沈从文，剩下时间不多了，我就给大家谈谈这位湘西大山里走出的作家吧。”

教科书上本章的最后罗列了一群二、三十年代作家的名字，没有加上什么评述，六十年代的编者大约认为这属于可讲可不讲的范畴。

“大家看过他的文集、小说或者散文吗？”

一些人摇头，有的同学说：图书馆书卡上有他的小说，但是借不到。也有一些人点头，其中就有坐在前排的付文慧。

“凭良心说，我个人是很喜欢沈从文的，他是一个‘另类’的作家，当然，我也希望同学们持批判的态度对待他……”

“严冬里，湘西山区下着大雪，地方驻军的连长无所事事，去到邻村一个年青寡妇家喝酒，一对干柴烈火，撞到了一起。要知道：这些地方部队的官兵大都是本地人。到时候了，连长要回连去，妇人不让走，连长又坐下来，一块喝酒；天快黑了，山路不好走，连长说：到晚点名的时候了，队伍说不准什么时候开拔，长官要是不在，这责任就大了，上司来火的话，会枪毙他。妇人不理会这些，说他在吓唬人。天漆黑了，妇人忽然号啕大哭起来，说：走吧，走吧，横竖是要散伙的。这一哭一闹，连长终于留了下来，并且以后常到妇人家喝酒，到过小年的时候，他真的就把连部搬到了寡妇家。

这是沈从文早期的一篇短篇小说，写他所熟悉的地方团队下层的生活与男女爱情，他也写水上的船工，妓女和商人的故事……”

“谢老师，一个旧军队的连长和驻地的寡妇，喝够了酒，然后睡到了一张床上，能说这就是爱情吗？”一个男学生靠在座椅上仰脸问道。

“你看呢？”谢以简反问道，“爱，会有各种各样表现的方式，沈先生所要表达的正是山民那种特别直率、热烈的，在我们看来简直是鲁莽的爱的方式……”

说到这儿，谢以简转过身去，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两个并列的词：“爱”和“欲”。

“就沈先生看来，在山民心里，这两样东西是统一的，可贵的是其中有真诚，而沈先生正是用它们来对照那些乡绅阶级和都市布尔乔亚们的伪善与心灵上的空虚。他说：城市中人生活得太匆忙，太杂乱，耳朵、眼

睛接触声音光色过分疲劳，加之睡眠不足，营养不足，虽俨然事事神经异常尖锐敏感，其实除了性欲意识以外，别的感觉都有点麻木不仁……”

“《海瑞罢官》有严重的政治问题，……有人说：邓拓的《燕山夜话》是鬼广告……”

“嗯，听说周扬也挨批了……”

后排几个学生在下面小声议论。

几只麻雀又飞到玻璃窗榻上，尖叫着扑腾着。谢以简一时感到心里很乱，有一些心虚，同时又有一种情绪要求他继续讲下去。

“郭沫若曾经说沈从文的小说是‘桃红色文艺’，也有人批评他的作品缺乏思想深度和阶级分析。由于人世还不深，在北京又受到胡适、徐志摩等人的影响，他早期的创作是存在唯美倾向。但是沈从文是个下层出身的作家，虽然在大都市里生活了几十年，却始终认为自己是个乡下人。他说：‘坐在都市的房间里，我的耳朵里永远听的都是长河上拉船人的号子声，河岸上的狗叫声，农民吹的牛角号声……’又说：‘天气寒冷我就想到河中的鳊鱼被钓起来离水之后泼刺的样子，想到天上飞满风筝的情形，想到空中歌唱的黄鹂，想到树干上累累的果实……’他的同情正是向着那些沅河上下层男女们。”

讲到这儿，望着窗外湛蓝的天空和漂浮的白云，谢以简脑子里很快闪回到儿时的云南山区。盛夏时节，几个小同学把他吆喝出去，到一条山溪里凫水玩，正玩得开心，突然山洪涌来，碧绿、平静的溪流变成了一片飞瀑，到处都是浑黄的浊流，本地的孩子们爬到大树上，水性好的像猴子一样从这棵树上蹿到另一棵树上，大声叫喊着，唱着，直到天快黑了，才赶回家。结果，他挨了好婆一顿臭骂，再不许他跟那些“野孩子”到小河边去。可是他永远忘不了那短暂的冒险生活。

时近中午，教室里异常明亮，从大兴安岭吹来的风带着微弱的寒意击打着关闭的玻璃窗，穿过窗缝，发出丝丝的哨音。

“他所描绘的生活和人物都是非常真实的，充满了湘西山区的泥土气息，所以我们可以把他当做一位现实主义作家，只是他对生活的取舍、

选择有所不同。就像他自己说的：他不是沙基上或水面上建造楼阁，他只想建造一座希腊小庙，选小地作基础，精致、结实、匀称，这一座我理想的建筑，里面供奉的是……”

“人性”，这可是个政治上的忌词，那么，供奉的什么？他突然停顿

了

“……劳动人民的生活理想，”打了一个哽，很快地接续下来，看到了下面许多迷惑甚至惊愕的眼睛。

叮叮叮叮……下课铃响了，他深深舒了一口气，迅速将课本和自己的教案合到一起，戴上那块伴随他多年的上海牌手表，走下了讲台，看着同学们蜂拥挤向楼梯口后，才缓缓步出已空荡荡的大教室。

付文慧和石磊从一旁甬道里走过来，石磊是小付的男友，也是哈尔滨邻县的人。

“谢老师，为什么解放后再没看见沈从文写的东西？我读过他的中篇《边城》，再也忘不了端午节茶峒河街上沸腾的景象，忘不了翠翠那个摆渡的小姑娘，她的老爷爷和那只大黄狗，还有山崖上的白塔。”

“这就是沈从文作品的魅力，他会让你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发现一方净美的与我们生活的现实有所差异却又是真实的世界。”

“那沈从文为什么不再写小说了呢？”石磊又问道。

“这个问题我也不清楚，我在北大的一个老师……”说到这突然停住了，倒抽了一口气，幸而未把苏斐洛三个字吐出，“他在48年前后是沈先生文学圈子周围的人，解放后有一次听沈先生说过：我现在没有了一支手，我还有两条腿，我还能往前爬嘛……沈先生在北大早已不上课了，55年调离北大，后来去了故宫博物院，一直在研究我国古代的服饰、文物，好像也写了一些东西。”

“沈先生有自己的审美标准和审美理想，要是强求他改变这些东西，他大概宁可挂笔。”付文慧很响亮地说。

“可能是这样。”谢以简笑道。

走出教学楼，一个人沿着林荫路向学院大门走时，想到了刚才对小

付他们讲的话，忽然后怕起来：我跟他们讲那些干什么？苏斐洛跟我悄悄讲的话，可不是让我传给学生们听的，幸亏我还没有提到他的姓名，要不我可是害人害己了！我今天是怎么搞的，我为什么非要讲沈从文，沈从文都不写作了，他跟我有什么关系？还扯出那么多闲话。

“沈先生！沈先生！”他在喉咙里呼叫道。

第二章 零下四十度

出了学院大门，他没有向西回平房家，而是向北面的北河桥走去。这桥其实不大，是个木桥，因为年头久远，原来厚实的桥板已经露出一条条宽窄不一的裂缝，透过这些隙缝，可以看见下面暗绿色的河水，桥北上个大坡就是乌尔都市的北关。

乌市位于黑龙江省西部，松花江北的台地上，从北河桥这边看去，高坡上是一长线密集的用大木围着的土屋群，很像一个寨子。进入寨子，到了城市中心却是又一番景像，有早年军阀时期修建的将军府，有日伪时期建立的钢筋水泥的市警察局和陆军监狱，有解放后兴建的医院和中小学。商业中心主要是从北关至火车站的一条 L 形大街。北方的城市天一黑就都打烊关门，现在正是中午，街市上最繁忙的时刻。

谢以简刚走过木桥，就看到坡上一个穿蓝色短装的女子，双手提着两个大包，肩上还挎个书包迎面走过来。

“秀云。”他叫了一声。

对方没有应声，而是直视着他，清癯的脸上露出和悦的颜色。

“菜市场排队的人真多啊，一个学生的家长排在前面，帮我买了这么多的豆角、土豆和大萝卜。”

他迅速把两大包蔬菜接过来，两个人一起走回木桥上。

这一对刚满月的新婚夫妇，正处于热火头上，他又是个懂得心疼人且珍惜生活的男人，因此，自立了规矩从周一到周六不管有课没课，快到十二点，就赶紧往北河桥跑，去迎自己的新娘。